傳停戰協定簽訂

全文日內即可正式發表

【本報北平二十八日下午四時五十分急電】終結中國內亂之協定，已於南京簽訂，惟尚未經官方之證實。本日新民報載：據權威方面消息，停戰協定，已於昨簽訂，不日內即可發表。益世報稱：國軍自長春前指哈爾濱，已有嚴是表，此爲轉向和平之唯一原因。據稱：蔣主席表示，停止戰爭之先決條件，共黨須承認國軍全部接收東北地權。

【南京二十八日中央社電】民盟政協代表張君勱、梁漱溟、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今日下午由滬搭車抵京。

【瀋陽二十八日中央社電】吉林省主席鄭道儒，合江省主席吳瀚濤，黑龍江省主席韓駿傑，興安省主席吳煥章，東北行營政治委員鄭作華等一行二十八日午自平飛抵瀋。

【天津二十八日中央社電】東北交通接收工作，積極展至遼，因人員不敷，由平津調百六十名，今午離津赴瀋陽。2

蔣主席偕夫人 慰問負傷將士

【瀋陽二十八日中央社電】蔣主席偕夫人二十八日下午四時半前往九十一後方醫院慰問接收四平街長春地區負傷之官兵，歷一小時許。復至瀋京療院慰問瀋陽附近受傷之趙師長琳。晚九時召見軍醫署長林可勝有所指示。主席及夫人在九十一後方醫院中對各負傷官兵一一詢問其受傷情況，及傷後之痛苦，并囑院方爲重傷兵準備水菓，注重營養，俾得早復健康。蔣夫人見士兵無臥單，當囑院方購辦，以便洗滌，并指示各護士注意保持清潔。若干士兵見最高統帥及夫人親臨慰問，感激涕零。……

【瀋陽二十八日中央社電】蔣夫人二十七日召見婦女指導委員會東北分會，籌備委員趙璧璋等，對東北婦運工作，指示三點：一、發動慰勞傷兵；二、努力掃除婦女文盲；三、切實推動兒童保育。

【瀋陽二十七日中央社電】今日爲蔣主席飭令發還體育館收受人民陳訴兩件之第一日，該館共收到陳訴件三十六件。

國軍沿長哈線急進

佔領二重要城市

追近哈爾濱及吉林省城

【北平二十七日中央社電】據此間長官來電稱：國軍正沿長春哈爾濱線北上，現離哈爾濱僅二十五公里。……

日共黨操縱輿論 企圖控制兩大報

【東京二十八日中央社合衆電】據可靠之日本人士告合衆社記者稱：已得控制讀賣新聞之親共產黨份子，現已開始活動，以圖控制日新聞及朝日新聞兩報。

【東京二十七日中央社專電】日本新聞報：日本共產黨組織有今年第一批大批人員前往伊勢大神宮，並控發該神宮圍牆之食米八十一包及肥料三十袋。2

共軍新四軍 潛移臨北

共軍慘無人道 洗劫大澗溝莊

社論

印度獨立問題

解決法義邊疆問題

蘇拉納主法義直接談判 義允割廷涅維蘇比予法

分任經部次長

蕭錚．潘序倫

行政院昨日例會通過 公務員咸盼調整待遇

【南京二十八日中央社電】行政院七日四四次例會二十八日上午舉行，宋子文主席，出席及列席各部會首長……

不滿羅選舉

英向羅提照會

助中國建設工業

以一部日本國防器材 鮑萊談日賠償我損失辦法 賠償委會將在瀋成立分局

中國國旗日

▷六月十五日◁ 在倫敦舉行

罪大惡極

日戰犯酒井隆 檢察官提證公訴

河北省政府 遷保定辦公

犯罪事實

糧農會議圓滿閉幕

向全世界飢饉宣戰

決組國際緊急糧食委會 成立情報處。指導工作

犯罪證據

菲總統就任

美評論希望印度 能學菲律賓榜樣

經社理事會 討論衛生、立

印度罷工船員 與警察衝突

台維斯杯

蘇外長譴責美英
聯絡各國進行反蘇

【莫斯科二十七日中央社路透電】莫洛托夫發表蘇聯國四週年紀念日，與文向與致賀詞後，未及其小時，乃對英美，企圖一箭雙力與威脅，蘇共意志加諸蘇聯，莫氏係今日接此招待記者，論及近在巴黎舉行之四外長會議時，發表此項指責，莫氏稱：「各國報紙，滿載英國若干方面，提倡其英國友人實動，企圖在世界各地，建立海空軍基地網之消息，關於和約問題，偽使協議的告成立，且遂使對於和約之簽定，亦當有助於完成；蘇聯已作許多讓步，然就巴黎會議觀察，對於此備和約，實有各種令人極不滿意傾向存在。美國一部份人士所發動之和平攻勢，雖然歷次欲由英美兩國政府之意志，强加於第三國政府，例如：關於義大利以前之殖民地問題，蘇聯提出完全效案其要求，而英美代表，仍不承認一致之決定。關於外長會議中最感糾紛之義大利賠款問題，吾人又曾遇英美集團之聯合反對，彼等不僅實行和平攻勢，且亦實行反蘇之攻勢。英美一方面，欲將其意志强加於蘇聯：而另一方面，對於蘇聯正當之願望，毫無顧加滿足之意：且已打破對於賠款問題獲得協議之可能性，凡有自尊心之政府，均不歡其他政府將其自己之意志强加於其身，英美之建議，外長會議既不能同意，適足引起爭論與鬥爭」。莫洛托夫之聲明，刻正由各工廠各學校及人民間，在熱烈討論。

法暹談判失敗
暹人民軍將法軍逐出泰保
法侵暹滯聯合國未獲報告
美派員調查法暹衝突

美政府決停止
拆除德國工廠
克萊否認係威脅法蘇

長衡兩市
組織決予調整

外特奈頓正式宣佈
對杜魯門作政治戰
決擊敗杜氏下屆競選

省參議會首次大會宣言

趙議長等電各縣
協助採購軍糧
黨團公務員有糧出糧應率先繳納不容再有觀望

衡市楊議長
撤銷資格

省參會發動各參議員
捐款救濟災黎
昨日一日共捐百萬元

王主席手令
移餽贈賑災荒
通飭各機關職員遵照

教文會議
將在巴黎舉行

省參議會首次大會
今日舉行休會式
昨選出駐會委員通過宣言

漢壽人民
請發積谷

安仁再度
籲請急賑

芷江參議會

長常輪航
下月起開班

對民廳工作報告
參會審查意見
施政計劃應詳爲制定
縣長更換不宜太頻繁

省有公產
統一管理

雷雨
昨晚成績良好

調整縣鄉政治機構
保持系統集中權責裁併枇構
省府委員會議通過辦法

本省濱湖各縣
撤銷農場農警
省政府積極整理湖土

參議員返縣

省會警察局
下月接管

招待新聞界

瓜打漫談 臺

（25）男女同校

江水璵

中學男女同校，份實行於民十六年，那時正是北伐順利地進行，以蛋爲先成爲時候，青年人的熱情都服到使大人先生側目的高潮，革命與戀愛成爲熱情的結晶，也成爲熱情的標的，單以側鑑因封建道學，便在這種熱情的燒灼走下，崩潰下來。

在當時，學校裏的訓育制度，可說是名存實亡，青年人都輕視，討論，既將來管理他們自己。

但是因爲步伐走得太快，忽視了習時沉默了的因襲觀念，也忽略了自身條件並追從，而徒然狂熱一時，以致於把自己的白浪了，像這了一場可怕的猩紅熱症大流行病一樣，有的犧牲了，有的害高熱消失，留給後來之後，仍又留回風的依戀。這一作感情，那些活動人很多，而記憶的卻很少，不過當時就冷眼旁觀的人，都得了寶貴的教訓。

抗戰開始之後，大概是因爲方便的原故，中學男女同校又普遍起來。不過這一次還是因爲方便的原故，并不附有打破男女界限，或是男女在智力上互助互助，以廢除社交公開，戀愛自由之類的高調。相反地，防閒工作做得比隔離的學院所做的還好。這自然是從經驗中獲得的聰明與進步。

在這種嚴密的控制下，青年人消失了自尊心，消失了光明坦率的態度，會異性朋友當來的信件被檢查，扣留，甚至爲了這類事而被叫去訓斥的時候，甚至羞怯之感過敏，受不了絲毫嚴厲的女學生，也能在粗惡鄙的斥責下不吵頭也，當然也有那跑回宿舍去痛哭的，但一次兩次之後，再加以同學的鬨倒與勸慰，也都會不再放在心上，而用心去避免監視。

在這管制之下的實際情形是怎樣呢？

一個學期經常發生，渾然大家風度的少女，同校的和一個特出的而又沉默的青年中間卻有兩年之久，雖然由於他們的純潔令人同情，沒有給過他們的人發覺，而在這十分老實，無可奈何之中分隊了，另了。一對青年時中交換着詩篇，但因爲男的不十分老實，據說女的是上當了。一個女同學寫信給她的愛人，寄偏偏是「財狼之愛」，一對學生在離開學校之後，無目的地相愛起來。而昔遇，好現象是男女之間失去了互相尊重，得不到良好的合作。在同一個屋子裏，偶然聚是，最毒辣，而雙方面又總免不了有些忿忿之感。不能正當地聚會談辯時，便旁敲側擊。

「提防，似乎是給男女同學以非難，其實是無異不讓他們在管制之下？不當用作道是從那中推行，因爲同學與管理者之間成了對立的時候，就國復以爲不能建設嚴厲微，只能指斥是奇異非究行爲，而不能移防他們。

中學生時代是被目爲青年人最危險的時代，這時是正當發育猥瑣地進行着與完成。是生命由混沌發展到一個豐富疑幻，並還不可捉摸的新數世界。這時期的青年人常常不注意控制他自己，貪是奮興鬨闘，有的不經的手段，不敢稍步，彼此都會着紅實之區，不顧自己之情，即要監着的或是一不能對於時候，一方面隨便委身，一方面服從了自古相傳的做人公式。表面上做了一個正道規矩的人，所謂賢的人，骨子裏卻過了一次生命的死亡與變質。

發育常然並不是不懂得也不懂得無懈難與管制的恐怖。倘說他更懂得一種放任便會跌本身不利，循循善誘究竟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而如果這種誘導爲含有某種自私，或是怨青年人發發不爲自己所曾去的地方，那就更麻煩了。倒不如嚴厲的管制一下，訓練一番。要他們照着指定的路道走去來得乾脆省事。

於是份經爲了方便而男女同校，而現在又因爲有人想直接基本地主張男女分校，并沒有人想一想男女青年，是分隔好呢？還是應該不厭麻煩地使青年男女之間沒有隔閡，好有暗中摸索，而光明自由地交往。

瘟神

高爾基作　羅顯之譯

「怎樣沒有到過？」

「告訴我，那是什麼樣的，呀？」

我開始向他講述曠野和森林，他凝神聽着，不插嘴，他的睫毛倒到眼睛上，小豬卻慢慢地眼睛閉起來，好像小孩子睡着了一般。看着這樣子，我就講得低了，可是他的母親出現了，她手捧着那個自家的涼茶，腋下凸出一個瓶子，她說道：

「她就是我呀！」

「好——好極了，」小孩睜大眼睛噴着氣說：「什麼也沒有，只有草和花，媽媽，那你就坐馬車，把我拉到清明的曠野裏去！不然——我一口氣不來，真得也對不了？你這女說人，媽媽，真的呀！」他很厚地想要離結束了。

林巴悵切地勸她：

「你可不要罵人，不應該的，你這小……」

「不是罵人！你倒好哪，要到那裏說到那裏，真正跟狗子一樣。你——中國哪……你從我罷，」他轉向我說：

「一腦子是上帝作的嗎？」

「正是。」

「你可答……」

「爲的給人們散步哪。」

「清明的曠野！」小孩子憂鬱地笑着，同時嘆着氣說：「我要把小活物帶到那裏去，把牠們都放出來：『散步吧你們！』可是——你聽我說：上帝爲那裏做出來的——最喜歡養蛇（註四）嗎？」

他的母親尖聲叫起來，真正笑得打滾——在床鋪上翻來覆去，打着腳，叫道：

「啊——爲的是哪……啊，天呀！你，我的寶貝呀，大概，上帝是要工們……我的滑稽家，怪人兒……」

令卡微笑地看着她，親切地可是很粗暴地罵了：

「放開腿，真像小孩子一樣！」她又笑了，又重複罵了一次。

「哈哈哈。」

「笑吧，」我說：「這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是的，沒有什麼，」令卡同意說：「我就只在她不抹窗子的時候生她的氣；我說了又說：抹一抹窗子吧，陽光……我都看不見了，而她老是忘掉……」

女人一邊笑着，洗着茶碗，用那青灰色的快活的眼睛，向我擠眉弄眼說：

「我這寶貝可好？要不是他——我早就投河死了，我的天！我真要吊死了……」

她說着這話，微笑着。

令卡突然問我道：

「你是傻瓜嗎？」

「不知道，怎麼？」

「媽媽說是傻瓜！」

「我真是個傻瓜呀——爲什麼呢？——」女人一點也不慌亂地叫道：「把一個醉鬼從街上帶回來，安頓她睡了，而——已經是走了，你看！我沒道話呀——不是真意呀。你現在卻跑來告密了，唔，多麼……」

她說話也像小孩子，她那勝訥的組織也像十四五歲的小姑娘。這她的眼睛也像小孩一般的清朗——因此那塌鼻的帶着腮的嘴唇和凸出牙齒的臉孔更顯得難看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流行的麻醉一般的可笑啊，而且這種可笑是快樂的。

「唔，請喝茶吧。」她一本正經地說。

白沸壺與令卡并立在箱子上，嘻哪嘻哪的小氣流從鼻端的嘴子下面衝出來，碰着他的肩膀。他把手放在熱氣附近，嘻手掌爲熱氣所溫了——就幻想地瞇細着眼睛，把它擦在頭髮上。

「我要長大了，」他說：「媽媽給我作一個馬車，我要在街上爬着乞討。我們剛爬到清明的曠野裏去！」

「哈——哈，」母親嘆了一口氣，立即又輕輕地笑了：「他把曠野當成天國了，親愛的！可是那裏——只有軍營和那裏的兵士，還有一些喝醉酒的鄉下人。」

「胡說，」令卡皺着眉阻止她說：「你問他，那是什麼樣子，他看見過的。」

「難道我——沒有看見過？」

「你醉了呀！」

他們兒全像小孩子一般熱心和不合邏輯地開始爭論着，院子裏吹來溫暖的風，在血紅的天上固定地停着濃重的暗褐色的雲，地下室裏顏色漸黑暗了。小孩子喝完了一杯茶，出了汗，看看我，又看看母親，說道：

「吃飽了，喝夠了——想睡起來了……」

「就去睡吧，」母親勸道。

「可你他走開呀！你走嗎？」

「不要怕，我不讓他走，」女人用手搽了搽我說。

「不要走哪，」令卡說完着，閉上眼睛，愉快地伸了伸個腰，就側到箱子裏去了。後來又忽然抬起頭來，非難地向他母親說：

（七）

散文兩篇

宣探

憶

回憶永遠是一張明晰的照片，保存着許多過去的，現在的可歌泣的痕跡。

也許回憶是心中生長的零天的一根草，永遠向上爬長着；但，也許回憶一片秋天的黃葉，永遠走向那枯朽的道途。

我有着一個回憶，也許有一日他會消逝，但，也許會終日的跟隨着我，他或許是我一些罪惡的幻想？又或許不是我所想像那樣的殘酷。

寒天，回憶微笑着。荷花香了，回憶卻只是向我流着淚水，回憶中的她，從我懷中走開去，卻又向我懷中走近來，說我愛她？不的，她說：她愛我，這也許是真的，在廣大的塵中，這或許也僅只是一套虛偽，不過，她常在回憶裏，向我訴說着……

又是一年了，現在，她又許走在快樂的路上，也許踏入更淒涼的境地，回我，卻多多的留着了感傷之味，傾嘗着之味……

她還曾笑着向我安慰過了？不知道，人兒已經走得遠遠的了，而留下回憶在我的心旁，現在，回憶已經是不奏着了。是她回來望我嗎？不，肉是我願意她走去的。我想：她是——於是，我想：她是卻服。

從回憶裏，我去安慰着她呢？抑或她來安慰我？這是永遠不清的。

回憶僅是回憶，今天只是今天，明天不會跟隨我們的……

也許回憶會走向那枯朽的道途。

夢

「哦！睡着吧！孩子，在夜裏，上帝愛你，母親愛你……」母親用她溫柔的手，催我走入夢鄉的時候是過去了，宛如一個夢。

那真是一個夢，不然，有知覺的話，怎麼會笑，這黃金的時代呢？而讓許多的憂傷，不管是春天，秋天，不管是杜鵑，山花紅了，老是踏錯我一直到在爲止的十幾個年頭。

那些夢也許還有一段流落在荒野鄉中吧！但，這也不過是使爲永恆地羨慕着，嘖嘖地羨慕着；等我現在想到已不是那夢的時候，我卻有恐懼填滿心坎。母親也不是那夢裏的母親了，在夢裏，她年青，熱情，會說會笑，而現在，她踏入了那個步境，她滿肉滿着皺紋，淚水不時地在她的臉中閃亮，她就好是「這日子怎麼過呀？」願說的是「孩子，」不再是「孩子，努力前進呀！」「睡着吧！在夜裏，上帝愛你，母親愛你」的催眠曲了。

有時，她也許會歌唱，用淚水和着悲泣歌唱呵！歌唱着什麼呢……

……

過去的是一個夢，而現在又是不是夢呢？等這樣掙扎的日子過去了，到將來這也許會成爲一個夢吧？并且，這夢，一樣是發霉的啊……

……

爲什麼不忍耐著路過現在呢，年青的，有希望的人會忍耐着的。但，母親不能，她決不能，歲月已經弄白了她的頭啊！——她不能懷着悲哀走向墳墓。

夢呀！冬天過去了，春天來了，而秋天也將來了，日子驅使着你，使你成爲我的一點回憶，但：母親呀！年老了，心血虧了，哪天不夠溫暖她的心，她也許會賜給我許多的夢和記憶，終有一天，母親從夢裏醒了，年青的，有着貧窮的人，未勞敢地，犧牲地走向出路，上前，幾許你們的他，雖用殺着，送出使十字架上，吟着，一些母親曾是我們愛着：「母親，睡着吧，上帝愛你，人間愛你，人們心裏將永遠跳着你的夢囈……」——那是母親從夢中醒了以後。

三十五年三月寄自鐵嶺

如何救荒

蕉若

嘉靖八年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繫保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抄自學熊堂叢書！——當選聞鈔卷第二。